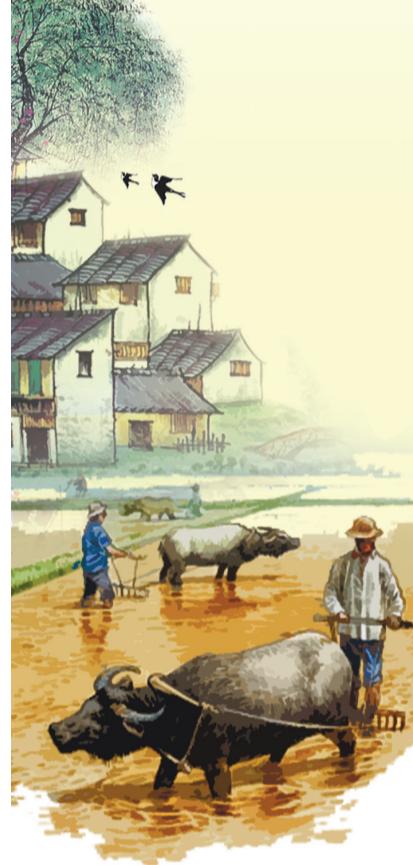




乡村符号

贾来发



探访百年石龙坝

王旭明

不愿辜负初夏的阳光，我们去探访石龙坝水电站，这是一座建站历史超过百年，到了今天还在运行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水电站。

自滚龙坝拦河闸到石龙坝发电站，两公里长的石渠如石龙锁住了螳螂川的豪迈，卧龙吸虹，为光明媚层林叠翠的卧龙山腰镶嵌了一条水蓝色宝石腰带，尽显石龙坝建设者为这一条石渠冠名石龙的胸襟和气概。

在接近一车间的石龙渠边，走过来一位工人模样的老人。打开话匣子，过去又回来，就知道了老人姓李，彝族，虚岁80，在水电站已退休25年。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水电站参观，老人如主人般热情起来，告诉我们，面前的一车间就是那台德国造发电机组一直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偏远的云南，曾经有一批胆识过人的民族资本家，成功投资建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还成功地运行了100多年，这里就是一座活着的水电博物馆。

昆明本无海，五百里滇池在昆明人心中有了大海的风范，故昆明人将滇池通向大海的唯一通道叫成了海口。滇池海口泄洪大坝的流水永不枯竭，泄入螳螂川后被滚龙坝拦河闸分流，水流湍急奔向蓄势待发的石龙坝发电厂四个车间的四个发电机机组，然后才平息了流速通过泄洪道重新归入螳螂川，然后奔向大江大海，永无折返。

诞生在螳螂川口那一座始建于清朝末年、历经了百余年历史变幻的耀龙电灯公司石龙坝发电厂的德国造西门子发电机，生命力伴着百年石龙。百年过去，石龙坝水电站至今依然顽强运行着，在历史的长河中坚守着使命，初衷不改。

老人在飞来池面前，将飞来池的故事讲给我听。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曾先后四次轰炸石龙坝水电站，但未能伤其皮毛，距一车间仅20米的那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入地五米，却没能爆炸，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后人对飞来池的一段笑谈。

老人的父亲早年是玉溪峨山人，自幼跟师学艺，是一个好石匠。石龙坝电站二期扩建时，李石匠的好手艺被当年修电站的老主任看中，他被当作民工招来工地参加修水渠。

滚龙坝那地方本来无坝，滚龙的名字取得有大气势。水电人筑一座石坝降住龙首，擒滚龙过石渠跌进机房，中流击水携机组歌舞百年，圆了云岭民族精英们的华夏水电梦。

水渠修好，老主任舍不得李石匠，留下李石匠在电站当了一名电工。次年又动员李石匠利用春节回老家探亲的机

炊 烟

炊烟是游子温暖的记忆，浪漫、温馨且又轻盈。

无论是旭日初升的早晨，还是落霞满天的傍晚，炊烟总是袅娜成一幅图画，定格为绝妙风景。多少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炊烟的梦里。

打开尘封的岁月，也就打开了贮存的乡愁对于游子的记忆。每日里，当炊烟从老家的屋顶升起，生活也就从炊烟婀娜的舞姿中沸腾。有时，她会同早春的晨雾，飘逸成村中那一抹迷人的轻盈；有时，她携手乡村的柔风，温馨成山间那一幅妙曼的写意。

雨晴晨昏，岁岁年年，炊烟始终保持传统的姿势，坚守不变的追求，不只轻扬于土屋瓦舍，存活于唐诗宋词，更是我们保卫乡愁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炊烟弥漫着乡村朴实的味道，输送

着酽酽的母爱，传达的不仅仅是对于父母、对于亲人和朋友的感恩和铭记，更是对于家、对于乡村、对于大地的依赖和眷恋。

炊烟是乡村的标识，炊烟是乡村的名片。她不是酒，却有酒的醇香；她不是茶，却赛过茶的意韵。

父亲说，炊烟是大地对蓝天的诱惑。云一般的舒展，水一样的轻柔，她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生活的快乐，也是诗意的享受和浪漫的追寻。

母亲说，炊烟是庄稼人最最平常的期待，只要有家的地方就有温暖的气息。春夏秋冬，生动的不仅是乡村平淡淡的生活，更是锅碗瓢盆演绎的真谛。

炊烟，是记忆的长绳，一头系在乡村、一头挽住游子，不论你走多远，也走不出炊烟那份暖暖的情意。

老 井

一眼深深的古井，装满了甜甜的回忆。爬满皱纹的井栏，留下了沧桑的印记。

方也好，圆也罢，自古以来，老井就以一种亘古不变的情怀为当代的乡村坚守着哪怕是最后一方淡淡的乡愁。

是啊，乡村的老井一头承载过去，一头连接未来，根连着大地，心系着乡亲。在日复一日的乡村生活中，老井发挥着巨大作用。打水做饭，洗菜洗衣，人们以井为中心，聚在这里，早也好、暮也罢，遇到打声招呼，临走说声告别，笑意写在脸上，欢乐洒满井里。乡村人的生活虽然简单，但不乏真情和乐趣。

老井用甘甜滋养乡亲，用澄澈映照人心。她让乡邻更加懂得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她提供的不仅是生

命的源泉，更是净化心灵的良方。一担一担的井水，既能洗涤肮脏、清除污秽，也能把李家的嘴短洗成张家的理长，把生活的磕磕碰碰疙疙瘩瘩洗成一村的和和睦睦欢欢喜喜。

老井的水，望一眼就魂牵梦萦；老井的水，尝一口就甜透心窝。清晨的老井，挑走的是一担担朝霞和喜悦；傍晚的老井，荡漾的是一片片祥和与安宁。

在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就是村中的这口老井，给予我许多的情思和遐想。面对斑驳的老井，面对老井周围的一块块青石和熟悉的环境，我的眼前，历史的沧桑就会浮现，过去的情景就会重演。老井是我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也是乡村深处的精神家园。是你，用无声诠释大爱的真谛，用不竭展示无穷的魅力。

犁 锚

犁一犁春耕的农具，在烟雨的乡村，耕作大地，书写人生。

一直以来，我把犁铧当作乡村的诗笔，把大地视为诗人的信笺，让飞扬的遐想驰骋乡村，把青春的梦想种进深深的土壤。

年复一年，我们的祖先早已磨亮了犁铧的光芒，磨亮了心头的渴望。谁也说不清犁铧耕耘了多少土地，穿越了多少时光。在乡村，在农舍，在破旧的瓦房，只要看到犁铧的影子，我的情感就会掀起波浪，我的情感就会热泪盈眶。

犁铧被高原留住脚步，犁铧被春天挽住臂膀，犁铧的命运交给了乡村，也交给了岁月，交给了大地。

每年初春，犁铧被请出农家的小院。山间、地头、田野，犁铧在老牛的拉动下惊醒了大地的冬眠。一丘一丘的田地，一片一片的泥花，全都绽放生命的花瓣，在三月的乡村，呈现于阳春的季节。

泥土的清新不只诱惑眼睛，也诱惑乡村和老牛的喘息。犁铧耕作太阳，犁铧也耕作月亮，犁铧还耕作农家的诗行。

深深犁痕，记录着乡亲的喜悦；一道道犁沟，涌动着春天的波浪。跟在季节的背后，按响乡村的门铃，我们随着犁铧、赶着老牛，把春天种在心上，把希望交给远方。

当阴风怒号之夜，当连日抢收之季，当人们夜行之时，谁没有借助她的

会，把家里的老婆、孩子以及老人一并接来了石龙坝。李石匠被说动，收假时，李石匠果然由堂兄弟弟赶一驾双辕马车把全家人都带来了。马车起早贪黑跑了两个整天才来到了石龙坝，车上载着李石匠的老母亲、老婆、5岁的长子李师傅和两个妹妹。

一家人被安排在厂旁边村子的民房，隔年又搬进了电站大门附近的干打垒房子里。后来，李师傅在那座用电站资产家留下的房子建成的石龙坝小学上完了小学，在海口中学上完了初中，到昆明电力学校读完了汽机专业，最后被分配到普坪火电厂工作，与他同学时相恋的妻子则去了吕合火电厂。

李家人与百年石龙坝结下的是份百年之缘，如今，李师傅的儿子小李仍然还在石龙坝电站上班。李师傅诉说着这些陈年往事，不觉间就流露出与百年石龙坝电站唇齿相依的眷恋，神情中仿佛被牵回了那些遥远的岁月。

要离开时，我们眼睛里能够看到的活生生的文物似乎已经会开口说话，一组百年石龙群雕就如此时电站花园里的那一组群雕一样立体鲜活。石龙坝水电站一车间里那一组比百岁老人还要苍老的发电机依然在轰鸣，水流撞击涡轮累计的发电量数计其数，机组仍在用它的百年年轮继续向世人证明：对中国的水电史，石龙坝的历史价值已经远远大于它的经济价值，不息的涡轮轰鸣声，对中国水电百年历史是一种讲述，是一种见证，更是一种延绵和继承。

回头再看，曾为滇池的污染而背上骂名的螳螂川，从悠悠变清的水体和两岸茁壮的庄稼里，我们可以猜想滇池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环保治理过程。螳螂川借滇池出名还靠滇池水年滋润了两岸田禾与生灵，年年为滚龙坝充盈着水流能量，为石龙坝发电站的一群发电机组送去百年欢歌的激情。

站在百年石龙坝的历史画卷面前，我们感慨万千：百年石龙坝，那一群昆明历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先驱们，有意无意间却为中华民族铸造了第一座水电里程碑！

驱动归途，斜阳西下，吸引游人无数的海口彩虹大道正披着金色衣裳在游人们面前妩媚摆酷，华丽的路灯已经调出夜幕下渲染星空的色彩。

车子经过西山睡美人时，充满现代气息还承载着几代人梦想的春城昆明已经华灯初放，那一条浸染着历史沧桑的雨雪风霜、在五百里滇池的神经末端卧薪尝胆还喝下一池华夏民族工业苦辣辛酸的百年石龙，依旧把百年间一个民族的梦想汇入信念的缆线，照亮大好河山、广厦千万，托起中华辉煌又一个百年。

燕 子

当大地褪去厚重的寒衣，其实乡村的燕子早已飞临。

春天是燕子衔回的季节，被燕子衔回的春天是一幅涌动着生命气息的瑰丽画卷。

乍暖还寒的时候，是燕子第一个向乡村泄密春天即将到来的讯息。正是因了燕子的缘故，人们才不再迷茫，乡村才不再沉睡，憧憬才开始发芽。

一夜间，沿着燕子飞来的方向，春天就到了。燕子过时，春天的脚步就来到了滇中的大地。

当云朵擦亮了蓝天，当日历更换了版面，乡村便从燕子的伴唱中闪亮登场。一时间，乡村握手春风，种子联手季节，锄头昂首蓝天，一场春天的盛大演

扁 担

从来不知疲倦，一如我的母亲，硬是让生活的重担压弯了青春的岁月。

如今，这些光滑油亮的扁担，像过度疲倦的母亲，静静地守望乡村收获的季节。

扁担是庄稼人最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乡村最最简单的符号。她挑过乡村的风风雨雨，也挑过农人家的欢欢喜喜。

一根扁担，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总以扁担开篇。

“一”字模样的扁担，取材于竹子或者木头，方便、耐用，且坚实、可靠，就像庄稼人的性格。她从不畏惧酷暑严冬，也从不退缩困苦艰难，再重的担子也压不垮她挺直的脊梁，再长的山路也吓不倒她坚韧的身躯。她懂得自身的使命和特殊的价值，尽管沉重的负荷苍老了她的容颜，淋漓的汗水浸透了她的时光，但厚实、忠诚的扁

马 灯

积满了岁月的风尘，那盏苍老的马灯，立于时间的背后，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抚摸马灯，就像抚摸过去，抚摸一种温暖和感动。虽然她已陈旧、锈蚀，像谢幕的演员，再也听不到台下热烈的掌声。

然而，就是这盏马灯，曾经照亮了那段生活，照亮了那段历史，是她，用光明引领乡村和人们走出黑暗、走出苦难、走向明天。

多少长夜，是她给予人们希望；多少曲折，是她陪伴人们前行。她照亮过乡村，照亮过日子，也照亮过阴阳晴朗的岁月和磕磕碰碰的家常。

当阴风怒号之夜，当连日抢收之季，当人们夜行之时，谁没有借助她的

快雪抒情曲

刘建华

北京的雪去年出奇地来得早，使大家一夜醒来直接挺进冬天。

朦胧中听到对面宿舍喜哥的一声大喊，我开始意识到冷，恋着被窝不想起来。喜哥“哎呀”了一声，我疑心：是不是下雪了？可是，此前怎么没有任何征兆呢？

窗外的雪正起劲地下着，他们“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这是鲁迅先生笔下的朔方的雪。

今天，依然如粉，如沙。可却是撒在了屋上，地上，绿叶上，青草地上。蓬勃奋飞的雪，旋涡升腾，纵然是阴天，但却有闪烁的余光。

一阵笔走龙蛇后，拥入了绿叶与青草的怀抱。

快雪突降，绿叶与青草失却了往日的优雅与镇定。这奇白的雪——雨的精魂，曾经梦寐以求的物华，是祖辈传说里的妙玉，是黄叶、光枝与枯草同仁们的甘露，是万物复苏的启迪，是春雨的前奏……今天，他们穿越时空的隧道，谋面于北国的绿的世界。

与李炜兄弟入漫天雪飞的绿的世界，不，应当是白的世界，冷的冬天不是主题，而是绿与白的交融。间或，绿的枝条失去了镇静，“吱呀”一声，抱着雪团坠到地上，碰触所及的积雪扬扬直下，就更如粉如沙了，失去了优柔飘逸的美姿，但更具北国精灵的直率与豪迈。

“孩子们垒起雪人了”，博士楼的大人们对着远处的本科生谈论着，露出艳羡的神情，有人终于抑制不住汹涌的情潮，高声朗读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同班的三猫也倚着身子对我说，该是作诗的时候了，并吟道：“品园楼外梨花俏，书生网上论前朝。一夜快雪扶兜凸，明君盛世何足道？”

博士们终于返璞归真了，笑容犹如快雪般，抚平了大家心灵上过去的凹凸，看着雪仗中女生们凌乱的身形与灿烂的笑容，我相信，他们今后或许还有不同的凹凸，但终将都会被同样的快雪为之抚平。

李炜兄不失时机按下了快门，记录了此刻的快雪、快人、快事与快景，当然，还有我们与之在人生长河中短暂快存的倩影。对我来说，留此存照，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记忆，后人必将会忆着我们，李炜兄对此存疑。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印证我的预言。

在我的第二故乡，昆明，也有快雪眷顾的。然而，她却是出奇稀有，稀得让人们忘却了她，与她相会只有在梦中了。当春城的快雪与这个城市相拥后，失去镇静的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绿叶碧草，而是全城的市民了，突来的快雪大可让人们不去上班，沉浸在那短暂却又无边的美感中。春城的快

大，其他小孩将无条件放弃自己的事业，或者跑来一起滚，或者把自己的作品贡献出来，合多为一，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平整的田地是天然的滚场，当小孩们在雪球的映衬下个子显得越来越小时，大孩子们神灵活现地上阵了，他们一两个人的力量往往使小孩们惊异不已，恨不得自己一夜长成巨人，那时最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力士，一人可滚动巨大的雪球。读书以后，稍大些，又希望能够成为轻功高强的侠士，在雪花堆积晶莹透亮的枝梢上跳跃前行，赢得少女们的注目。

雪球有了几个大人般的体形后，更大些的青年们上阵了，长木短棍齐用，推动雪球的迅速成长，当小孩子们看到地上的雪急剧减少时，大青年们已全部站在雪球上，庆祝伟大作品的诞生了。

饭后，雪球已被小孩抛诸脑后，雪村里成了长板凳与短板凳的天下。我们小村（神泉乡大湾村文岭组）有上文岭下文岭之分，顾名思义，地形肯定不平，上文岭与下文岭之间有块狭长的山坡，其上有小径供通行。快雪降临后，山坡被抚平，小孩把板凳倒放，四脚朝天，然后一屁股坐上，两脚朝后蹬一蹬，小板凳载着人便呼啸而下，瞬间，山坡上的小板凳川流不息，与今天的国际滑雪赛事无二。我家房屋就位于山坡下，一滑就可到厅堂前，往往一不留神，刹车不住，连凳带雪直冲到厅堂里屋，免不了大人的顿脚笑骂。不过，小孩也是有功劳的，滑雪过后，板凳面洗刷得雪白雪白，省得大人去洗了。

读书后，碰上快雪，老师马上停课，带着我们上山打雪仗，记得在永新师范的东华岭上，我们登上东华关，放眼禾水河，纵情于快雪遍野的青春岁月中。在我师范毕业为人之师后，延续了这种传统，神泉中学的周山之巅，曾见证了我与学生们玩雪的笑脸。面对重岭之上的皑皑白雪，我虽失意困顿与迷惑，但快雪予我的欣悦无限。雪仗之后，乘兴吟道：“峰峦叠嶂溢飞雪，千山静谧万径荒。夜寻百度傲霜梅，平明忽现数点红。”

故乡的雪是从娘胎出来就漫染我肌肤与灵魂的雪，她带来的愉悦是与生命呼吸相济的，是我梦中千百度萦绕不息心中的雪，唯有她，我才不会失却童真；唯有她，我才不会失却快乐；唯有她，我才不会失却进取；唯有她，我才不会失却爱心；唯有她，我才会对故土的、昆明的、北京的乃至全天下的雪，当作永远的心中的快雪。

在怒江面前(组诗)

子 空

在怒江醒来

如果你不是被叫醒
而是被惊吓而醒
说明你已经到了怒江

我知道你已经忙脚乱
脚底板